

敬

由

編

敬由總卷之五

明澠上賓子僞纂

唐

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仕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惟復私讐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譚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與乃祈告事者曰李

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故命告事者
乃別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
以聞告事者伏誅失御史名

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
爭之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搖人無
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
從之命宰相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帝曰此
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帝曰此官清而不要擢
侍御史

壽年有韋使君仁壽者初爲蜀郡司馬書佐斷獄平

恕所論囚皆曰韋君所斷死無恨至市猶西向爲
仁壽禮佛乃就刑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
制拜仁壽嶺州都督府長史化誨蠻夷歲遣子弟
貢方物

劉仁軌武德初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
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
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
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
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

武民以牯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請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不止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元非盜物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老姥廬守所蒔葱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

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
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
吏食槐葉葉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
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戴胄貞觀初以清直擢大理少卿帝深疾選人以詐
僞冒資蔭也勅自首不首者罪死尋詐蔭事覺胄
當以法流帝怒曰朕勅不首者死而當之流是示
天下以不信也胄知勅如是故當之何也胄曰法
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帝曰卿守法顧
欲使朕失信乎胄曰勅或一時喜怒所出法者明

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朝之忿而勅殺之既知其不可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善之大者也帝遲回久之慨然曰法有失賴公而正從冑議太尉無忌咎被召趣入東閣門失不及解佩刀監門校尉莫覺也爲尚書所糾僕射封德彝以無忌過誤當罰金監門不覺察罪死冑駁之曰禮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御湯劑飲食舟船誤皆死校尉於無忌罪同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下復議德彝執前當不移冑爭之曰無忌本首過當重校尉緣無忌

致非當輕奈何舍重而論輕今論情則無忌以失
解誤監門以失覺察亦誤校尉不得獨死詔並貸
冑前後犯顏色守法類如此

李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鄒令裴仁軌私役門
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
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仁軌由是免死

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
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
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魏徵曰靖珪皆陛下

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
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
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
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
寢不問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十惡爲御史所劾帝曰昔
唐虞二帝以大聖爲天子猶不能化其子況崇一
刺史其能使比屋皆不爲不善乎今劾之將州縣
互相掩蔽縱舍大非矣詔自今所部民十惡勿劾
刺史但明糾察論如法

裴矩遷民部尚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久之乃
問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餽繚帝怒詔殺之矩曰吏
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卽行法所謂罔
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
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時東都平大赦又欲責賊支
黨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陛下制
詔常赦不免皆原之此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
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戮厥渠魁脇從罔
治渠魁尚免脇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

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得乎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棕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鞠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

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

左丞李行廉弟行銓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與潛藏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以狀聞朝廷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縣尉王璲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服璲先令一胥於案下伏聽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史喚璲倉惶鎖房門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密之語而璲至開門案下之人遂起白璲母子大驚並服其罪

崔仁師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
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
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
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縱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
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
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勅使覆訊
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
知名

李義琛崔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武公主貢
金過盜於岐州主卷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

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而獲
正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三人投宿五
更早發是夜有取其刀殺逖者却納鞘中三人不
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服太宗疑之
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
數不足因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
遣獄典覘之曰有共語者卽記姓名來果有一人
問使君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
具服與逖妻姦殺逖有實跡三人乃釋上嘉之賜
綵二百疋

賈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

盡室行車一乘敎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與民導利不用威嚴而弟敦實爲饒陽令政尚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予貧民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

爲洛州長史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
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
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願刻碑
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
側故號棠棣碑

李道裕爲將作少監人告刑部尚書張亮有反謀上
命按之亮不服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道
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上不聽斬之後歲餘刑
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
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爲刑部侍郎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令不許臨曰有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入朝不肅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服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

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固當如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如鐵石云未徵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議王族戮於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令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

張文瓘遷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極視事時以執法平

恕方戴冑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

敬播以儒學遷太子司議郎時置是官職最清近中書令馬周嘆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詔羣臣會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處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迫子孫而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者乎詔從播議嚴譔字善思同州朝邑人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衛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

后羅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
酷吏構大獄以譔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
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
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右散騎
常侍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李志遠典選疾令吏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歛手有王
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志
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
伏罪

楊汴州德幹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鵠不避人

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涕泣
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何須犯他百姓
竟不之問

陳善弘爲廣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故與交都督
郎餘慶嘗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
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
謾調不能得其情最後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
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
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
榜械之餘慶懼服罪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

其暴徙春州

韓思彥授監察御史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劔南益州高貸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勅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

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與左僕射劉仁軌更日受謀
訴有謀訴入仁軌常以美言啗之至德必據理難
詰不遽與奪實有結寃者密爲奏辦之或問何也
至德曰威福人主之柄何人臣敢預乎高宗聞深
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謀詣至德至德覽未竟
嫗曰本爲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謀至
德笑授之時稱其長者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
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囚泣
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桎梏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

可繼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鎮岳
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輦者駐道左
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
皆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刃衆曰
某等不肖而盜謀過江掠貨假有此舉渡者不疑
公令劾之則同黨數十先彼岸期集矣

王義方爲太子校書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謫爲
儋州吉安丞改授涇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
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托以妻子及致屍還鄉
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

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
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
擢爲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
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
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
勅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
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竊害政將
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
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
曰臣聞春鷓鴣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

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
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
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
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
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鞠問然天子置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
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非
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
光武失之於龐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
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

萬邦蠻貊夷落猶懼疎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
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
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
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
冰積小成大請重鞠正義死由雪冤氣於幽泉誅
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
之所宜誅心很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
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
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
對敎王休策蹇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藪

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美原有罪
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
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
恕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
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
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
遷萊州司戶叅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卒
遂不復仕進

蕭均瑀從子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
爲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遷諫議大夫兼弘

文館學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文操踰垣盜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紀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

未鑒不欲令茲自彰其過所揭憲章想非濫也但
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楹異旌折檻今乃
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
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
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言公
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
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
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于志寧爲侍中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
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
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
虛欲殺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
勲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
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
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
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
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

圖圖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次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雲露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甄廻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

從之

薛振爲黃門侍郎有抵罪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
評經年不決竟以死論公上疏陳其濫詔百寮廷
議獄官及諸宰臣未有所決公酬對如響衆咸服
焉一歎息曰幾令我殺無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懷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
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所須漿水非玉素不可玉
素乃夜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
事錄奏勅令萬年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主帥魏昶
有策略請喚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三人布衫蒙

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有何人來覓舍人家
奴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付捉馬奴書見在檢
之云金城坊中有空宅可居住搜之見婢及投化
高麗所盜器具在訊得捉馬奴始謀也奉勅斬於
東市

徐有功東海人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補蒲州
司法叅軍政尚仁愛不忍敲朴民相約犯徐叅軍
杖者衆辱之比滿歲不罰一人累司刑丞時武后
畏唐宗室大臣謀已於是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倫
用而羅織之獄興吏爭以周內窮詆爲功后又懸

官賞獎誘之朝野惴惴不自保獨有功以寬和爲平數犯顏爭枉直太后盛氣以胥厲聲色質詰刑死狼籍侍衛立廷殿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喘息而有功神氣堅定言論明切后數嗜殺知有功正直敬憚之所開宥無慮數十百家酷吏周興等讎視之効有功附下周上故出反者又面欺當斬坐免官后意終重之尋起侍御史有功入見伏地流涕不肯起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厨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且死是官矣乞免臣官貸臣死后慰諭遺之

中外聞有功復進咸灑然色喜相賀也有功旣拜
命疏言臣昔坐重劾徼恩謂永不瞻殿陛猥蒙擢
用願以執法酬恩今選曹擬補乖次視不知愧使
囂謗盈路刑曹鞫斷猶行酷法亡惻隱心三司及
理匭伸冤使不遠與奪望准臣按劾不旬月當可
勝殘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赦免踰百日復
發者聽補論有功爭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
所以通改過之心啓自新之路也故律告赦前事
以其坐罪之若無過所犯終不自發如許告是令
與律乖也將恩雖下而天下無一夫獲貸者矣乃

除其令潤州刺史竇孝誡妻皇嗣德妃龐母也爲
奴怖以妖祟爲禱禳因告龐厭詛當死意以搖皇
嗣有功明其非辜給事中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當
絞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我獨死
餘諸人未不死耶徐步歸舍食食已掩扉卧熟寐
太后故寬之召入見好謂之曰卿比按獄多失出
何也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
德后默然龐得減死而有功免爲民已復起司刑
少卿復爲皇甫文備所詆欺而免無何文備坐事
下獄有功以平法亭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

之何也對曰文備無死法汝所言私忿我所守法也吾不可以私害公有功以守法故坐大辟者三夷然無憂色赦之亦夷然無喜色不以死生改節如此瑯琊王冲遣女奴責息錢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冲誅死人告餘慶豫冲謀令俊臣鞠治以反狀上雖侍御史魏元忠亦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當死也有功爭曰永昌赦與虓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則支黨也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非法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

者大帥首者元謀虺貞是已貞已伏誅餘慶非支
黨而何后意解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紀孝者
受徐敬業僞官前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家詔
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
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
從之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以經綸當死后貸
之俊臣尋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曰俊臣違陛下
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得免死有功從孫秀爲關
內覆囚判官鞠訊多全活御史宋遙噍之秀對曰
從祖父司刑卿天授中詳理冤獄振雪者七十餘

家今子孫猶困秀其忍以束薪之故自便乎因自
劾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有訟寃者召問狀則他判
官所論也宋欲別白旌之秀曰秀其忍籍人之過
爲已功乎其愷悌如此宗城潘好禮著論言有功
蹈道依仁不以貴賤死生易節也所聞見今未見
其比於古人其漢張釋之乎客曰何如釋之主人
曰釋之所守者甚易而徐公所行者甚難釋之當
漢文時中外無事獨守法而足徐公當革命之季
酷吏掩義隱賊崇飾惡言而徐公守死明道濱殆
者數矣而不變詎不難哉故徐公之賢千載未見

其比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
反覆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曳出斬之猶廻顧曰臣
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
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
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常調乎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
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
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明經調沛
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

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
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
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
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
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
仁基咨美其誼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因語曰吾
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每日飲公之賢北斗以南
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
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
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謂

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敝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

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
原格出繫者廩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
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支頓使并州
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
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
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
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
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
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
禹吳大伯季札五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

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秋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致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是絕而下四

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
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
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
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告后亦報可仁傑曰人
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
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拘校左右丞相不判徙況天
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

凡幾詔邪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卽承得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請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少弛卽西筆書帛置赭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

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
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還乃
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
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
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
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悉從就田廬聞亦引去民
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
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杜景儉爲司刑丞治詔獄平恕與徐司刑有功齊名
人所稱遇徐杜必生者也改秋官員外郎按罪已

輒釋武后怒其不待報讓之景儉對曰日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辦定聽待命于外臣以爲奉詔也宰相曰詔爲司刑設耳秋官何與焉景儉曰方布詔時不異臺寺故守之后以爲守法擢鳳閣侍郎平章事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武后時官司刑丞在官不捶撻而事集刑曹有令史受勅三日亡不行欲捶之已而曰我捶汝天下人必且謂汝能撻李日知與汝受杖不得比於人人必共棄汝竟釋不杖吏感悅無犯者時法吏爭嚴酷日知獨平寬嘗議免一囚

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終無生理
日知曰日知不去曹囚終無死法以狀獻而竟用
日知議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武后高其才張易之
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
辯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
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闕力救將
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
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王觀吉凶者
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

客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懌姚壽遠傳詔令出
璟曰令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
牧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
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嘆曰吾
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後詔按獄揚州璟
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
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
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
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
事二張計乃不行神龍初爲黃門侍郎武三思怙

承寵數有請於璟璟厲答曰今奉子明辟王宜以
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
將告三思亂官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
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宮門謂璟曰朕
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
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
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迨開
元初會日食玄宗素服俟變璟曰陛下降德音卹
人隱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
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異有

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復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辦。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廳事曰。此公坐也。恨無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事。此獄不足諉卿。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事。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

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

天后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竊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盜尉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潮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來矣無名遽進塔曰吾潮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

摘伏有聲每盜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改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君吾當復生矣指迷其由無名曰請君聞於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月日且寬府縣官吏以兩縣吏卒盡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縵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

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
哀徹奠卽巡行墓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
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
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耶對
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
之時臣見卽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
出城尋其所之卽知是墓賊旣奠哭不哀明所葬
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
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

二等

重拱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輟合成文詐爲與徐敬業反書告之則天差御史往推光欸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皆不能決或薦張楚金能推事乃令再劾又不移前欸楚金憂悶偃卧窓邊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看之乃見書字補茸而成平看則不覺向日則皆見遂集州縣官吏索水一盆令琛以書投之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服罪勅決一百然後斬之賜金絹一百疋

韓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

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二日禍將不細不可不謂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搆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于家

有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尸洛水勅御史張行岌按之畧無迹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乃欲寬縱之邪我令來俊臣按劾汝當勿悔行

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然陛下委臣必須實告若
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所守則天厲色曰崔宣旣
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妾今不獲如何可雪行岌
懼逼宣家訪妾宣從弟思競多致錢募匿妾者寂
無所聞而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揣其家
有同謀者因詐語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顧俠客殺
告者語了遂侵晨伺臺側宣有館客是日至臺通
消息告者遽言崔家顧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
思競乃紿客至天津橋罵曰君陷崔宣引汝同謀
何路自脫汝出崔家妾與汝五百緡足以歸鄉成

百年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悔謝遂引思競於告者
黨獲其妾宣乃免告者伏罪

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真定有浮屠爲其徒誣告呪
咀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訴
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
辜以希盛旨乎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
意解得不誅

馬懷素以進士第累功遷左臺監察史長安中大夫
魏元忠爲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
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

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濶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后意解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擢修文館直學士

李嶠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直裴宣禮等罪至族獄上后使嶠覆獄同命者懼罪請如俊臣訊嶠曰豈有心知其枉不爲申明者乎

是無勇也列枉狀上出爲潤州司馬召入轉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制作皆屬焉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叅軍事屬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摘其姦賊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嘆頌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有能名吏爲語曰不爲侯卿杖祇畏尹卿筆神龍中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當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罪思貞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思貞謂承

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廢禮慢憲度諛附姦臣
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解恣耶承嘉慙怒劾思貞
爲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
潛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
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

裴耀卿爲侍中時夷州刺史楊濟以賊抵死詔減死
決杖流占州耀卿曰刺史縣令爲民父母風化具
瞻今使裸躬受笞追辱甚矣死本天下所共惡然
屈挫牽項民庶嗤笑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
痛恐非所以崇守長勸風俗之意也又雜犯抵死

無杖刑死刑三覆奏乃決今非時不覆而杖之或致非命非所謂寬凡大暑決杖重多死秋冬乃全請自今貸死決杖當盛夏並停則再生之實恩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爲之更雀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彥範爲武三思所構諷侍史鄭愔奏請誅之勅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犯不經推窮未可卽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卿其筆斷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

貶嶺南惡處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
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
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爲聞喜令尋遷侍御史三遷
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曳出之
睿宗聞而嘉嘆廷召朝隱勞曰卿爲京縣令能如
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諂上不如柔
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
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
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華儀式遂
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閭豎之流多有憑恃柔

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載籍常所嘆息朕規誠前
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
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於今思欲
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屬閭戶政在養人宜加
一階用表剛烈可大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
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遷吏
部侍郎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
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
爲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
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匹尋遷河南尹

政甚清嚴豪右屏迹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
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上聞
又降勅書慰勉之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強令裴景
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逸走上大怒令集衆
殺之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
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
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
見承嫡據賊表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
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
就投荒之役則舊勳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

有斷自大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
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
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
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
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
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
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勳位
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
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
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

乞垂天聽應勅決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颺颺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常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緒餘超升令宰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識無貪之寶家盈黷貨身乃逸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愆難逭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異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

有功締構斯重緬懷賞延之義俾協政寬之典宜
捨其極法以竄遐荒仍決杖一百流嶺南

蘇環爲尚書右丞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朝令政
式皆所刪正鄭普思以妖幻官秘書支黨偏岐隴
相煽誅爲亂環捕繫普思窮訊之普思妻以左道
得幸出入禁中韋后庇之詔勿治環廷爭不可帝
猶依違環所使按普思者御史范獻忠憤不平挺
身進曰環可斬也帝愕然問故對曰環爲國大臣
不能立誅逆豎而上煩天聽此其罪大矣請先斬
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儀鳳元年忠前頓首曰環長

者用刑素不枉普思法當死惟陛下屈恩伸法帝
不得已流普思儋州

鄭惟忠爲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
誅武三思事覺伏誅其誑誤守門者並配流將行
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
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遽相驚恐
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勅令百司議遂依舊斷所
全者甚多

李傑爲河南尹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
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有寡婦告其子不孝者傑

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
笑其悔乃命市棺斂之使人跡婦出與一道士語
卽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也殺道士內
於棺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
惡傑遇於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
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
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
不可以誅死乃勅曰夫爲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
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姻戚恣行
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今

羣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情以陽和之節非肅清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法宜寬異門之誅聽從枯木之斃卽宜杖殺以謝百寮

李尚隱爲監察御史時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伸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尚隱三入徇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宦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

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

韋虛心舉孝廉遷大理丞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居正不撓人服其守景隆中屬羗叛旣擒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二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官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遂聚入爲工部尚書

陸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叅軍事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逆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

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
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於是有投名
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案象先悉
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
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
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
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劔
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公當峻
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

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譴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第澄其源何憂不治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右身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爲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疾未獲成禮乃來見青屬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爲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收

考遂以誣歟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料
長竿繫白幡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既
斬乃緣竿上天

山編卷之五

終

山編

卷之五

三十九